

第七課

戰士，乾杯！

◎黃春明

題解

本文節選自黃春明第一本散文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。描述作者偶然走訪一位魯凱族青年的村落，發現其家族故事並抒發感受。「戰士」指這個家族的四代男子，曾祖父、祖父為魯凱族戰士，為自己的部族奮戰，父兄則分別擔任日本兵、共軍及國軍。文章在介紹戰士身分中鋪展，作者一方面為原住民辛酸的歷史悲劇感到愧疚，另方面也讚嘆原住民剛強堅毅的生命韌性。

本文敘事生動，文字質樸，透過氣氛的醞釀、人物的對話，帶出小說般的情節變化，深刻呈現作者關懷社會弱勢族群的悲憫情懷。



百合的尊榮與聖潔

百合花在魯凱族象徵尊榮聖潔，男性配戴代表勇士的榮耀，女性配戴代表貞節。勇士配戴又有區別，獵人捕獲五頭公山豬才能戴一朵已開的百合花，取得配戴第一朵百合花資格後，再打獵時，一次同時獵得兩頭公山豬，可戴第二朵百合，依此類推，最多只能戴五朵。累積超過一千頭以上的獵物，可配戴一朵未開的百合花。

作者

黃春明

臺灣宜蘭縣人，生於民國二十四年。省立屏東師範學校（今國立屏東大學）畢業，曾擔任小學教師、廣播電臺記者、電視節目製作人、廣告公司企劃、雜誌創辦人、兒童劇團創辦人等。

黃春明的閱歷豐富了作品內涵，創作以小說為主，從鄉土經驗出發，關懷卑微人物，對人性尊嚴及倫理親情都有深刻描寫。早期小說多描寫農村鄉土經驗、小鎮市街生活，刻劃底層小人物的處境及感受。移居臺北後，側重反映臺灣由農業社會走向工商社會的變遷，以及受到外國文化衝擊的問題。近期作品則關注高齡化社會的老人議題，並致力於兒童文學寫作。

黃春明為臺灣當代重要的鄉土文學作家，曾獲國家文藝獎、行政院文化獎。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，《兒子的大玩偶》、《看海的日子》等並被改編成電影。著有小說集《兒子的大玩偶》、《看海的日子》、《莎喲娜啦》、《再見，青番公的故事》、《放生》、《跟著寶貝兒走》、《散文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》、《九彎十八拐等》，童話《愛吃糖的皇帝》等作品。



▲ 黃春明

魯凱族的象徵

視百步蛇為地位崇高的守護神。



陶壺

被視為傳家的聖物，是婚儀中重要的聘禮。另外一種用途是頭目間相訪，相互承認彼此有對等名分時，必須舉行觸摸陶壺之禮。



課文・注釋

☐ 在近代史上，說一個家族，或是一個社會，一個國家，他們的四代男人，為自己的國家、民族，代代都當了兵去打仗的情形，大概已經不多見了。可是，說一個家族、一個社會，他們的四代男人，除了當自己部族的勇士去抵禦外敵，不是當了侵略者異族的士兵，去為敵人打另外一個敵人的敵人，就是每一代——甚至於不到一代之間，又換了侵略者，當了別人的戰士。去跟一個根本和他們無冤無仇的人，把他們當作不共戴天^①的敵人敵對起來。這般荒謬的情形，在今天這個世界裡，恐怕更難找到了吧。

☐ 引起我凝視^②這樣的事情，是十五年前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在屏東縣霧臺鄉好茶村一位山胞家的牆壁上發現的。提起這次的機遇，我倒很想談談它的經過，表示對我的朋友的懷念。

2

① 不共戴天：不願與敵人共存於人世間，比喻仇恨極深。戴，音ㄉㄞˋ，以頭頂著。

② 凝視：目不轉睛地看著。這裡指關注。

民國六十一年初夏，為了籌拍「芬芳寶島」^③紀錄片的企畫工作，我跑遍了全省各地，去搜集勘查可報導的題材。本來想去看看霧臺這個馬拉松選手輩出的馬拉松聖地，照例拍拍照片記些筆記。沒想到，卻在山地門到霧臺的鐵牛車上，^⑤結識了一位叫做「熊」的山地青年杜先生。閒談中，我被他的村名「好茶」迷住了。雖然熊警告我，說到好茶要走四個小時不容易走的山路，那裡晚上沒有電燈，蚊蟲和蛇特別多等等不便之類的話，但是我說，除非他不歡迎，我想去。熊趕緊為我這個初次謀面的冒失鬼發誓，說他絕對沒有不歡迎的意思。甚至說，去那裡如不嫌棄，還可以住在他家。我這就決定，臨時改變原來的計畫，當天下午就跟熊走入深山去了。

我們兩點多一點從霧臺出發，到好茶已經是八點多了。

3

6

9

12

③ 芬芳寶島：黃春明於民國六〇年代拍攝的一系列紀錄片，以人文關懷的角度報導臺灣鄉土民俗與宗教儀典。

④ 山地門：即屏東縣三地門鄉，位於屏東縣北部，居民以排灣族為主。

⑤ 鐵牛車：指拼裝而成的農用車輛。



鐵牛車

由於沒有電燈，加上村子裡的人早睡，我還是沒看到村子。不過，我這個陌生人在空氣中散發出來的氣味，倒是叫全村子裡的狗騷動一時。要不是熊沿路一直吆喝那些狗，恐怕全村的人都會被吵醒起來。

熊推開半掩著的門扇，裡頭暗處，有一位婦人說話的聲音傳過來了。說的是山地話，我聽不懂。熊答了幾句，他告訴我說，是他母親，她生病不便起床。我看不到熊，只聽見他的聲音一會兒在跟前，一會兒在裡面。我正在想他不用手電筒，怎麼能走來走去的，裡面火花一閃，我看到熊點了一根蠟燭走出來。這時候我才在昏黃的燭光中，看到他們房子裡面的情形，印象和我過去所見過山胞的房子，並沒有多大的差別，只是更簡單些，用溪谷兩旁黑石頁岩做建材，是魯凱族的建築特色。還有用月桃編織的，

⑥ 魯凱族：臺灣原住民之一，居住於高雄、屏東、臺東山區一帶。



▲ 魯凱族石板屋

⑦ 月桃：植物名。多年生草本，葉鞘很長，質地堅韌，可編織為繩索、提袋或背包。



▲ 月 桃

12

9

6

3

放在地上就是草蓆，張在牆壁上就是壁材，這也是我熟悉的。然而，在掛滿錦旗和獎狀的牆壁間，還掛了兩個裡面排滿了小照片的鏡框，和單獨個別鑲在框子裡的三張人像。



熊在灶頭生火，準備煮麵條，我好奇的摘下鑲在桌上

的燭光，移到群像面前，除了耶穌受難圖那一張，每一對眼睛都炯炯發光地逼視著我。其中令我受到幾分驚嚇的

是，排在耶穌旁的第二張獨立人像，他竟然是一個日本兵，

頭戴戰鬥布帽，背後及兩側垂下遮陽的布片，這是太平洋

戰爭，派遣到南洋地區的日軍打扮。這一張人像很明顯地

就可以看出來，它是從團體照去部分放大的，在左下角還

切進別人的半個頭進來，畫面粒子很粗，幾乎快變成高反

差效果的程度。

「這位日本兵是誰？」

3

⑧ 灶頭：即「灶」，以磚

土或石塊砌成，用來生火烹飪的設備。灶，音仄么。

⑨ 耶穌受難圖：描繪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圖畫。

6

⑩ 太平洋戰爭：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日本為了獨

霸亞洲，於西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（美國時間）偷襲珍珠港，美、

英對日宣戰，太平洋戰爭爆發。東南亞各地如

菲律賓、印尼、馬來西亞及香港、臺灣都捲入戰爭中。

12

⑪ 高反差：指攝影上明暗強烈對比的效果。

「我媽媽的丈夫。」熊在廚房回答我。

「你爸爸？」我心裡覺得他的回答方式很奇怪。

「不是，我是我媽媽後來再結婚生的。」

「那麼這位日本兵呢？」

「我媽媽說他在菲律賓戰死了。日本人說他很勇敢，牆上還有他的獎狀。」

四

我的視線馬上被隔壁第三張的人像吸過去了。他也是一位軍人。但是帽子就不一樣，是早期國軍的小布帽，他的畫面效果和第二張的日本兵一樣粗糙，也是從團體照放大過來的照片。

「日本兵的隔壁這一張是誰？」

「噢！你說那一張共匪……」

熊回答話的方式，一直叫我緊張。

「共匪？」

「是啊，他是臺灣光復後，最後一批去大陸打仗的，我們村子裡有好多人去了。聽說他們都被八路軍抓去當共匪的匪兵。」¹²

我看不到在廚房的他。在昏暗中他的話好像從四周冒出來，聽得很清楚。

「他是你們家的誰？」

「我老爸啊。」

燈芯在搖，我的手在發抖，小火心不安地跳著，眼前的人像累了，晃了晃身子，但那逼視我的眼神，一直沒變。

我的心變得好脆弱，好像不能再裝載一點什麼。我楞了。

我楞在受難的耶穌像和日本兵還有熊稱他「共匪」的人像前，我突然覺得我是在受審判。天哪！天哪！我為這個家庭，為這個少數民族，還為我的祖先來開拓臺灣，所構成的結構暴力等雜亂的情緒，在心裡喃喃叫天。

「老黃，」聲音從月桃蓆的背後透過來。明知是熊的聲音，我還是心虛得嚇了一跳。熊說：「我還以為你會再問這個共匪的事。我媽媽說他大概死了，一直都沒消息。」

¹² 八路軍：對日抗戰時期中共軍隊的簡稱。

¹³ 結構暴力：由於社會或國家的既成結構，而對某些階層或族群產生的傷害，如尊卑等級、貧富差別、種族歧視、經濟和政治權力的不平等關係，都是結構暴力的主要形式。

從我們小時候，媽媽說她再不嫁人，就養不起我們兄弟了，每年都這樣講，結果還是沒有嫁。現在不再講了，老了。老黃？」

「我、我在這裡。」

「因為你對照片有興趣，我才告訴你他們的故事，不然看照片有什麼意思。」說著，他從裡面端出兩大碗麵出來。「來到山上隨便。過來，沒有菜開魚罐頭來吃。」

我仍然站在照片面前，半楞在那裡，很怕視線接觸到他。我不能完全明白為什麼，我卻清楚地意識到我正害怕著。

五 他放下麵，走過來跟我站在一塊。

「怎麼，肚子不餓啊？這是我大哥。」他引我看大鏡框裡面的小照片，指著穿迷彩裝的國軍說：「他也死了。他是蛙人，有一次出任務的時候為國犧牲了。看！」他指著另外一張彩色照片。「這是在鄉公所追悼會^{ウム}，部隊長也來了。聽說是到大陸突襲，被共匪打死的。但是，部隊長在追悼會說，我大哥他們的任務完成了。很偉大。」

我直覺地覺得無法再聽下去，特別是這樣悲慘的事
情，全發生在他們家身上，讓他說來像是在說別人的遭遇
似的。不。說別人的悲慘故事，也不會像熊這樣平平淡淡
地說著的吧。但我又不敢阻止他說下去。

「這是我二哥。他沒死。他退役之前，他們被選上
『莒光連』¹⁴。現在在海上捕魚。他也是霧臺鄉的馬拉松選
手。」他指著戴大盤軍帽的照片，又接著指一群馬拉松選
手照片當中的一張臉孔。

「天啊！」我把一直在心裡喃喃唸著的天，破口叫了
出來。

「天？什麼天？」熊沒能了解的問著。

「沒什麼，我們吃麵。」

我們轉身坐到桌上，熊很快地動了筷子就扒起來了。

3

6

9

12

¹⁴ 莒光連：「莒光連隊」
的簡稱，為國軍模範基
層連隊，以訓練精熟、
裝備精良為選拔標準。

我肚子實在很餓，可是一點胃口都沒有。我抑制內心由許多感觸所引起的傷感，望著吃得津津有味的熊，看他無怨無恨、無憂無愁的模樣，不是他就是我，我們之間有一個人不屬於這個房間，我想應該是他。我是由牆壁上照片的人像，觸發我內心的激盪，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個房間的。但是，話又說回來，熊和這些人像相處多久了！怎麼解釋，我都不能了解，熊在說這些人的遭遇，乃至於是他家族的遭遇，竟然是那麼淡然得不能再淡然。熊突然感到奇怪，抬起眼望著我，把懸在碗上面的麵條吸進去之後說：

「你不吃？」

「等一等。我腦子裡有好多事情在想。」

「來到我們山上，還有什麼事好想。」熊又扒了一口麵。

六

「你祖父有沒有照片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？又是在我們山上。」

「你知道你祖父以前做什麼？」

「做什麼？山地人打獵啊。」他笑著說：「他打過熊。我們山地的老人，都說

他年輕的時候打過熊。」

「他沒當過兵吧？」

「沒有。但是跟日本人打過仗。」稍停了一下，「還有我祖父的父親……」

「曾祖父。」

「對，我的曾祖父也打過仗，和你們平地人……」

「漢人。」

「對，和你們漢人打過很多次的仗。羅牧師說，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們很幸運，他們都為我們魯凱族自己打過仗。」

「羅牧師是外國人？」

「不是。羅牧師是我們魯凱族的人。他說我的祖父曾祖父他們是我們魯凱族的戰士。」

我終於看到熊興奮激動。他很快的把麵吃完，把湯也喝光。

「這碗再給你。」我把麵推過去。

「很好吃你不想吃？沒有別的東西了。」

我搖搖頭，他猶豫了一下，拿起筷子吃起第二碗麵。圍繞著燭火飛舞的夏蟲，翅膀被火燒焦，掉到桌上亂爬，我隨意地用指頭，一隻一隻把牠彈掉。

「你剛才問我祖父他們有沒有照片。你是不是想看到他們也被掛在哪裡？」熊的話叫我嚇了一跳，我正在想這個問題。其實在我的心目中，耶穌受難圖的旁邊，又多了兩幀戰士的人像：¹⁵一幀頭戴藤盔，身披藤甲，手握標槍的，就是曾祖父。一幀不披甲不戴盔，腰掛板針彎刀的，就是祖父。

「如果有照片，和日本兵、共匪，還有我們中國國軍掛在一排，嘿，那真熱鬧。」熊很輕鬆地說著。

「你有沒有想到，他們是你們的家人啊？」我認真地問著。



腰掛彎刀的魯凱族勇士雕塑

¹⁵ 幀：音ㄘㄨㄣˋ，量詞。計算字畫、圖片、相片的單位。

「是啊，我們山地人，很多都是這樣的。」他的語氣又歸平淡。

「對這樣的事情，你不悲憤？」

「悲憤？」

「讓你覺得又難過又憤怒……」

我的話使他沉思起來。過了片刻，我又追問：「你不覺得難過和憤怒？」

「向誰憤怒？」

熊的質疑，或者也是一種控訴。他讓我一時啞口無言以對。要不是他接著又說話，我可就更難堪了。



「我的外祖父他也是戰士。他說我們燒死了一窩螞蟻，然後你又在別的地方看到螞蟻的時候，你就知道剛才那一窩螞蟻，並沒有被燒死。」熊為了想給我說明什麼的關係，他說得很吃力。生怕我不知道他的意思，他又說：「真的把一窩螞蟻全都燒死了，你知道？」

我點點頭，熊卻擔心地再問我一次：你知道？其實我也懷疑，他真的能夠完全明白這個比喻的哲理。不過，我是被這一則外祖父說的比喻著了一驚。

它有澈底攻擊消滅的意義。當然，對山胞而言，從歷史來看，他們只有被攻擊而已。所以這個比喻的另一個意義是抵抗，只要還有一兵一卒，就還有希望。這種沒有個人，只有種族、民族的集體意識，把個人的犧牲視為度外的哲理，不知是熊懂得這個道理，或這個道理已經成為山地人的文化中的文法，每個人不用懂得也會做。難怪熊談起那些人像和他們不幸的遭遇時，才顯得那樣地淡然。

談話間，熊的母親從床上拋話過來。我只聽熊和她用山地話對了幾句，像是有什麼爭執的語氣。熊說他母親以為我們在喝酒，她也想喝一點。

「你要不要喝一點酒？」

「噢！不不不，我不會喝酒。一小杯我就醉，並且醉得很厲害，像害一場大病。」我不勝酒量，一提到酒，就必須向對方解釋更多的理由。「如果你想喝，你就喝吧，不要理我。」

「好，我來喝半碗好睡覺。」說著他就站起來，去摸半瓶的米酒回來。他把酒瓶稍稍移近燭火，看了一下說：「糟

12

9

①⑥ 度外：思慮、打算之外，亦即不以為意。

糕！我母親偷喝酒了。她肝不好，不能喝啊。」他回過頭，用嚴厲一點的口氣，向裡邊說話。熊的母親也回話，但是熊用稍微大一點的聲音把她壓下來。奇怪的是，這時熊的母親不說話了。她改用唱歌，其實就是用半唱半誦，沒什麼旋律，這種聲音在白天聽起來不會覺得怎麼樣，可是，在這深山的夜晚，像整個世界都充滿了它的那種感覺，叫人寒毛豎立。我感到有點熟悉，在我們鄉下，特別是老太婆，在喪事的哭靈也差不多這種調子。我凝神地聽著。

「不要理她，你也喝一點點。」桌上有一只小汽水杯，他把酒注了半杯，「這樣就好。」剩下來他全都倒入麵碗裡，剛好一碗。

「你媽媽唱的歌，有沒有意思？」

「有。她說她命不好，說我不給酒喝，要我爸爸、我們的祖先評理。都是和死人說話，和牆壁上的人像說話。不要管她，今晚她會唱到天亮的。來，」他舉起杯子，「歡迎你，我們喝一口。」他喝了一大口。

我也喝掉一半。令我自己感到意外的是，一開始沾上嘴唇就不覺得辛辣，

含在口裡也一樣。「這是米酒？」「是啊，是公賣局的米酒。你看。」他從底下把酒瓶拿到桌上來。

說喝酒要看心情，這是我頭一遭的經驗。我把剩下來
的又喝光了。

「老黃，你會喝酒。來，我們喝我們的小米酒。」熊
又去找小米酒。

我喝下去的米酒酒精，很快的在我身上發生作用。除了覺得渾身發燒之外，腦子裡多了一點幻覺。此刻從病床上傳來的靈歌¹⁷，招來一陣陣微微的陰風交流，而雞心大小的火蕊，不安地想掙脫燈芯，由於它的晃動使燭淚化得快，冒出來的燈芯越燒越長，雞心的火蕊變成火焰開了花。熊的影子打在牆上顫慄得厲害，牆壁上的人像，在光影閃爍中開始生動起來。

¹⁷ 靈歌：呼喚祖靈的歌聲。

¹⁸ 顫慄：因恐懼、寒冷或激動而顫抖。亦作「戰慄」。慄，音ㄌㄧˋ。



九 我趁還清醒的時候，向熊建議，說我希望一個人留在飯桌上寫一點東西，要他先去休息。

熊是很不會勉強別人，尊重別人的人。他教我睡覺的房間和明天的一些事之後，「對了。如果你碰到大蛇，你不要害怕，那是我家裡的錦蛇，牠不會咬人，我們屋子裡因為牠，一隻老鼠也沒有。牠很少出來。我倒希望你會看到牠。」說完他就離開桌子。

我拿出筆記本攤在桌子上，但是感觸又多又深，一時不知要怎麼記起，只好放下原子筆，用雙手撐著額頭，隨自己的腦子愛怎麼想就怎麼想。不多時，幾滴抑不住的淚水答答地滴在筆記本上。我注視著淚滴的水跡，看到耶穌受難圖旁邊的日本兵、共匪，我也一樣清楚地在一邊，看到兩位魯凱族的戰士。我知道這是我的幻覺，但是，鼓膜裡同時清清楚楚的聽到從病床傳來的靈歌，和小孩們興奮的笑聲。最後我也聽到熊過去拍打小孩子的聲音。

一切都安靜下來了，靈歌的裊繞，更顯得夜靜。腦中拂不去人像的幻影，更顯得夜深。我還記得，我在淚溼了的筆記本上，抓起原子筆，不大聽使喚的原子筆，歪歪斜斜地寫著：世界上，哪裡還有比這更辛酸的歷史？哪裡還有比

這更悲慘的少數民族的命運？

我朝不朝牆上看都一樣，那些各代的各種戰士的影像，一直浮在眼前，當我的意志力快給酒性擊潰之前，那些影像顯得更為突出。我還是朝著排滿照片的牆壁，拿起還有幾滴酒的空杯子舉向他們，心裡喃喃地叫著：

「戰士，乾杯！」

當我垂下頭來，鼻孔發顫，鼻水鼻涕失禁地流下，心裡難過得只能張大嘴巴，才能控制自己的激動，口水也流下來了，淚水更不用說。我知道我抑壓不住慟哭，我只求不要發出聲音，不要失態，不要驚動別人。我儘量張大嘴巴。我發現這是控制出聲的辦法。我依稀聽見有人大聲喊著「戰士，乾杯！」我依稀……

第二天上午，我們默默地往阿禮的村落走，熊說那裡有一條產業道路，我可以搭鐵牛車回到霧臺。熊很細心地想安慰我，但又不知怎樣安慰才好。他不會明白我為我們來開拓臺灣的祖先，一直到我們對山地人所構成的結構暴力，

12

19 阿禮：即屏東縣霧臺鄉阿禮村，是魯凱族海拔最高的部落。

找到原罪²⁰的那種心情的。所以他不能理解我什麼都還沒看到就想走了。

「我的母親也被你嚇壞了。不然她一定會唱到天亮。」

「我真的沒做什麼丟臉的事嗎？」

「你只是叫戰士乾杯，吐，還大聲地哭而已。」

「真對不起。」

「沒有。村子裡的人都來看你。我告訴他們之後，老年人都說你是好朋友。」

「你已經告訴我很詳細了，我自己會回去。你不要再送了。」

「不行，這個坡很陡，一直下兩個小時才到阿禮。我送你到阿禮就好了。」

「但是你回來又要上這個坡啊？」

「我的外祖父說上一次坡長一歲。」

我又聽到熊提起外祖父，我想著他的話，我想他不就是魯凱族的哲學家？

同時他也是魯凱族的戰士啊。

20

原罪：與生俱來的罪，基督教重要教義之一。謂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中，因受了蛇的誘惑，違背上帝命令，偷吃禁果，於是這一罪過成為人類與生俱來的原始罪過。

6

3

「老黃，」他表示認真地叫我一聲說：「你會不會再來我們好茶？」

「會！我會再來好茶和戰士乾杯。」

「戰士乾杯！」熊叫著。

我們在這趟帶有悲緒的歸途中，第一次有了不是很合時宜的笑聲，笑破沉悶的天空。



問題討論

- 一、透過牆上的照片與熊的敘述，請說明其家人曾與哪些族群或國家作戰？為何作者面對這些照片，覺得有「受審判」的感覺？
- 二、本文如何描繪作者對原住民歷史悲劇的衝擊、悲憫、敬意等種種複雜的情緒？
- 三、「結構暴力」指統治者以政治、經濟等日常運作，將隱性的不公、暴力加諸於被統治者身上，可謂「殺人不見血」的暴力手段。如今，原住民已獲得正名，學習母語與重拾文化的主張也漸獲關注與支持，但歷史無法抹滅，當今政府對原住民採取種種補償政策與措施，你對此有何看法？請試舉一項當今與原住民有關的政策，並分享你的見解。



賞析

本文是一篇具有歷史警惕意義的作品，將數百年來原住民的苦難史，藉由杜熊一家的遭遇賦予具體形象，呈現原住民群的生命韌性。其內容與寫作特色如下：

一、**哀慟結構暴力，凸顯歷史悲劇**：作者以杜熊家族四代男性的故事為縮影，揭示臺灣原住民的悲劇歷史。除杜熊的曾祖父和漢人打仗、祖父和日本人打仗外，他的父兄與母親的前夫也隨著時代與統治者的不同，成為身分不同的戰士，攻打與自己無冤無仇的敵人，有的甚至為此犧牲性命，凸顯歷史的荒謬和原住民的悲哀。

二、**鋪陳小說筆法，強化對比張力**：本文為散文，但在情節、對話、人物塑造上均可見小說元素，並以作者和杜熊的反應差異，增加情感張力。作者聽聞杜熊家族命運而感到強烈的不安、震驚、傷感、罪惡，對比杜熊講述祖輩父兄遭遇的淡然；以及作者醉酒後難以壓抑的心酸與敬意，對比杜熊送行時即使不解仍安慰作者的體貼與直率。同時，作者也以真實的筆法進行感官摹寫，描繪自己酒後的幻覺，經營神祕憂傷的氛圍，將複雜情緒渲染至最高點，引發讀者反思。

三、**思索原民哲學，讚嘆生命韌性**：作者透過杜熊轉述外祖父的話語，展現原住民不放棄生存希望的生命韌性、重視整體存續勝於個人生死的族群觀念，以及在困頓磨難中日漸累積成熟的智慧。作者讚嘆原住民堅毅的生存哲學、生命鬥志，為此由衷喊出一聲聲「乾杯」。

本文雖為紀實性質的散文，但以流暢生動的人物對話，帶出小說般的情節變化，使讀者彷彿親歷作者的好茶村之行。作者透過杜熊一家的命運，探討原住民族群遭遇的無奈辛酸，感慨歷史悲劇下的結構暴力，引發讀者深思這是「誰的罪過」與「誰的責任」，深具反省、批判意涵。最後將一切複雜情緒，化為對原住民無比韌性的一聲敬佩讚嘆：「戰士，乾杯！」

跨領域觀想

在本文中，作者認為原住民族群的悲劇命運，肇因於過去統治者利用政治對其施加的結構暴力、戰爭等要素。由此可見，在人類世界裡，不同的組織結構之間，也可能發展出負面，甚至不對等的互動關係。

另一方面，被統治者在經歷不同政權的統治後，也可能衍生因人而異的身分認同，由此對不同的組織結構產生各種立場與看法。從人類歷史來看，統治者為了剝奪被統治者的主體性而進行的同化、馴化，甚至殲滅，無論是否涉及血腥鎮壓，都是一種動搖他人組織結構，從而鞏固、擴大自身組織結構的手段。

時至今日，結構性暴力並非過去式，甚至隱藏在文明社會進步的表象之後。被壓迫者在尋求歷史正義的道路上，亦因政權改變、世代交替、社會變遷、認同差異，以及訴求的一般化、歷史脈絡的片段化等因素而遭遇困難。慶幸的是，誠如龍應台所言，文學能「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」，在轉型正義的思辨中，透過文學的力量，能使我們培養深厚的知識背景、理性的分析眼光，以及感性的同理視角。

延伸閱讀



兒子的大玩偶
(黃春明作品集2)
黃春明著，聯合文學出版



人情的流轉：
國民小說讀本
凌性傑、石曉楓
編著，麥田出版



老雜時代：看
見台灣老雜貨
店的人情、風
土與物產
林欣誼著，遠流
出版



概念圖建構說明：

個人、企業、民族、社會、國家甚至全人類，都是不同形式的組織結構。組織結構由某些要素組成固定模式，再透過要素之間的關聯與作用發揮功能，並因應變化自行調適，不斷發展，進而對其內部或其他組織結構產生影響。